

红狐

李乔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 狐

李乔亚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红 狐

李乔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0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

ISBN 7-5354-0397-2

I·338 定价：3.90元

目 录

红狐	1
最后的纤歌	28
洞府人家	74
九龙	89
荒坟	97
饕餮	122
女巫	142
宝匣	150
金童灯	164
麝香	173
黑宫居主	184
中堂	192
荒唐岁月	200
黑箭	209
神秘的龙缸	222
黑龙峡	237
望夫崖	243

红 狐

——谨以此作献给我的一位朋友

A——1

盛夏炽热的光照蒸腾起氤氲的林岚。恢宏的天穹之下，沉雄的巫山山脉声色不动地逶迤向遥远。在它纵横交错的沟谷涧壑和无涯无际的山岭密林中，无数生生灭灭的故事，尽随风吹雨打去。唯有它的存在是亘古的永恒。

所有的物象都呈现着静止的状态。岩壁上纤弱的狼腰草纹丝儿不动。树木都漠然地肃立着。饶舌的山雀子们不知藏匿到什么地方去了。对面山上那一挂飞瀑也似乎给钉死在悬崖上不再流动。一切都有如她那灰暗的瞳孔，凝滞而阴郁。从昨日深夜一直到今天正午，她一直就这样蜷缩在崖根下的石穴出口。凝视着莽莽苍苍的层峦迭嶂，她在努力地倾听和寻找着什么。然而除却太阳在天空踽踽地踱行，山林里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发生，满眼尽是虚无一般的缥缥缈缈。

峡谷的那一边，是一面向阳的缓坡。葳蕤的草木覆盖得严严实实。坡顶状若围墙的岩楞中间有一处巨大的豁口，一直撕裂到谷底滚滚乱石堆拥成的小山。灰白色寸草不生的槽子，宛若山坡给撕去一长溜儿皮肉显露出森森白骨。

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她每每看到那片乱石，就有一种来自生命本体的潮动。此刻这种潮动更是强烈，强烈得使她几乎要挣扎着走向那儿，一如夕阳在即将沉沦的一刹那，涨红着脸，对着它早晨升起的那座远峰作深情的瞩望。

她从鼻孔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

B——1

如同一出悲剧的序曲，她的诞生便预示着一个生命的必然走向。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

石窟内外，是无数道闪电怎么也劈破不开的沉重的黑暗。在山林的阵阵痉挛中，她懵懵懂懂地降临了，恰如一颗熟透的野樱桃从枝头蓦然跌落。未及睁开眼睛，生存的本能便促使她战战兢兢地用小嘴去摸索寻找，哼哼出蚊子般细微的悲声，直到终于吮住那颗温软的奶头始才觉着这个世界乃是真实的存在。一条柔软温熨的长舌轻轻地舔拭着她湿漉漉的身子，那舔拭显得心猿意马慌乱不安。母亲一共产了两仔，但她的兄长却是死胎。而石窟外的世界正遭受着一场残暴的袭击。风魔凶狠地发动一次次扫荡，林涛的呜咽中它体验着虐待狂似的快感而发出尖锐的狞笑。助纣为虐的是雨。它似乎积怨甚深直到将这个世界泼注成滔滔汪洋方肯罢休。一个接一个的轰雷竞相爆炸，耀眼的强光照彻洞窟鳞屿的内壁。母亲浑身都在颤抖。那颤抖已不再是因生产的痛楚与幸福所致的激动，而是来自一种潜在的深深的恐惧。她突然站起来，狂躁地转了几个圈儿，叼住孩子的脖颈奔到洞口。一股狂风夹着雨鞭猛烈地抽打进来，母亲哀叫着，旋又惶骇地

把孩子拖回洞窟深处。一阵窸窸窣窣，碎石片屑纷纷落下。母亲绝望地望着洞顶，身体不由自主地瘫软下来。俄顷，她兀地狂叫一声窜了出去。但只是三两分钟光景，她又浑身精湿地扑回洞窟绕着在黑暗中茫然蠕动的幼小生命急速地兜开了圈子。象是抱定了某种决心，她终于平静下来，紧挨着孩子躺下，用身体和蓬松的长尾蜷成一个圈儿，把孩子紧紧地护住。

一声闷钝的巨响，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洞窟四壁也猛烈地颤抖起来，随即便是一片混乱的岩石滚动撞击声，树木的摧折声，轰轰隆隆，如千军万马杀下沟谷。连不谙世事的小小的她也感受到了威胁，直往母亲怀里死命乱钻仿佛要重新回到那封闭的腹腔中去。

天色微明时，雨住风息，母亲钻出洞去，对着左侧满目凄凉的岩崩现场，哀哀地叫了许久。但她似乎笃信惨剧不会再次发生，并没有象邻近的猪獾那样急急地迁移巢穴。

当她被母亲引领着第一次颤颤巍巍地钻出石窟，明亮的光线晃耀得她几近晕眩。她眯缝着细小的眼睛，好奇而又兴奋甚至还有一缕怯意地向四周张望。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游丝般的乳白色雾霭袅袅地缠绕在山腰。和煦的朝阳温暖而熨贴。倾斜的草地漾动着绿色的风。树林里的鸟们的歌唱清丽而悠远。悬崖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反射着诡谲奇丽的霞光。母亲站在一丛开了金色小花的灌木旁，冲着她幸福地轻轻叫着。那是一种热切而深情的召唤，召唤一个新生命毫不犹豫地投入生活。她迎着那召唤蹒跚地去了。在母亲腹下钻来钻去，她也不停地叽叽叫着，那是对生命的欢欣的最初体验，和由此而对母亲的深深的感激之情。似乎是在一个猝发的瞬间，她惊奋于对自身的发现了。难怪母亲的眼神里总

是含了那么深沉的爱意。她原来竟是这般地美丽！一簇昂扬怒放的杜鹃，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一团璀璨绚丽的云霞，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炬……不，杜鹃的花瓣还有暗褐的纹络，朝阳还隐显着淡淡的阴翳，云霞还杂揉进了乳白桔黄与紫黛，火炬还泛着浅蓝的光焰。而她的一身火红犹如白雪一般纯净，每一根毫毛都没半星儿杂毛，红得晶莹剔透，闪闪地泛着圣洁的光泽。也许连母亲都会感到震惊，她那片灰不溜秋的母性的土地，竟催发出如此灿烂的生命之花。于是当她憨态可掬地绕着母亲颠颠地小跑，那步儿竟也掺了几分矜持。她察觉母亲的眼光很复杂，而且老是频频四顾，不时支楞起耳朵警觉地谛听。

在母亲不厌其烦的教导下，她继承了从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全部生活本领。短短的一个秋冬，她熟稔地掌握了采摘果实挖掘块茎猎捕昆虫及小兽鸟类的种种技巧，也懂得了如何释放恶臭弄乱脚印装死藏匿等等狡狴的逃生术。但它唯一不能接受的是，母亲教授她在泥地上打滚儿把身体涂抹得又脏又灰，甚至在沟岔里糊得满身泥污如一只丑陋的鼯鼠。她一次次地拒绝并且公然反抗。她是太自怜自爱那高贵而美丽的身体了。她常常对着清澈的潭水左顾右盼作骄傲的自我欣赏。她怎么也不忍心玷污自己，哪怕是一片草屑一颗针荆也容不得在皮毛上多粘挂些时刻。母亲终于勃然作怒了，咬住她的颈部强行把她按进一个污泥坑里，推搡着她翻了几个滚儿，华丽的火红大氅立刻变成了一件俗气的花衣裳。她委屈地呜咽着，愤怒中不顾一切地狠狠咬了母亲一口，然后一溜烟逃走了。在岩石上磨蹭，在草地上滚擦，舌头舔拭，脚爪抓挠，最后还是跳进水潭，让湍急的流瀑冲刷，直到身上再

没半星泥污，才爬上一块大石板，一边横躺着在阳光下晾晒一边恨恨地盯着母亲。而母亲的眼里也有恨意。

待她终于晓悟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已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个难得的晴朗的冬日上午，她正伴随母亲慵懒地躺在小山包上晒太阳。母亲突然一个急翻身，支楞起耳朵警觉地望天上。她从母亲紧张的神态骤然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悄悄逼近。山包周围是开阔的空地。母亲焦急地看看身边的孩子，那一身如火的红赫然暴露在任何一双充满杀机的眼睛里。母亲慌乱地用爪子刨松一片泥土，然后示范地在上面对了个滚儿。她懂得母亲的意思，但却迟疑不动。母亲急了，咬住她的脖颈拼命拖拽，她却呜呜地后退着死活不肯。无可奈何，母亲只得领着她箭一般窜进附近茂密的蓼竹丛中。但那些竹丛很低矮，她那身火红依然隐约可辨。惶骇地死死盯住天空，母亲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她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只见一只巨大的秃鹰，正在顶空低低地盘旋。母亲试图将她掩进自己灰褐色的身体下面，但她毕竟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小小孩儿了，怎么也遮蔽不住，那双犀利的鹰眼终于发现了目标。一道灰色的闪电凌空扑下。母亲呆了一瞬，猛然一跃，将孩子扑倒在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然后箭也似向开阔地射去。母亲显然是为了转移目标引开恶鹰。但她还未越过那片空地，秃鹰已挟带着强大的风流猛袭下来，一只利爪狠狠攫住她的脊梁。母亲一声惨叫，本能地扭头要咬，但却被另一只正候着的利爪呼地抓瞎了双眼。秃鹰拼命扑扇着巨大的双翼，几番挣扎，终于将可怜的猎物凌空提起。咔嚓一声脊梁骨被拦腰折断，母狐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无可奈何地

被缓缓携带到山的那一边去了。

小红狐眼睁睁地目击了这场惨剧的始末。她战战兢兢地悲声呜咽着，孤独与恐惧无边无际地向她袭来，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阴森森的杀机。

一连几个夜晚，山林里悲苦凄恻的呼唤声，感伤得月亮都削瘦了。

A——2

体内的每个器官都象土块在暗流的冲击中渐渐稀释、溶化最终将至消灭。空前的虚弱和疲惫。

她意识到那个时刻快要来临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溪边那条羊肠子竟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她虽然满腹疑窦地审视了很久，用鼻子去深深地嗅，用爪子去翻来覆去地扒拉，怎么也看不出有任何异样。而那香味又是那般的富于魅力，以致她都馋涎欲滴了。美美地饱啖之后喝了些水，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先是腹内一阵刀剐般的剧疼，尔后便脑袋晕晕沉沉起来。她始才恍然觉悟那鲜肥中浸透了毒汁。那是人的卑鄙。她阵阵作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才跑回石穴里，再也没了半点儿力气。

她默默地回首，从蜷曲在胸前的颇长的尾巴，一直端详到脖颈。她的身体依然是这样地鲜丽灿烂。罪恶的毒药只能夺去她的性命却不能破坏她的美。

茫然地眺望远山近岭，她近乎祈祷地充满了殷殷期待。也许，那期待只是一种模糊的向往，一种朦胧的渴望，但却强有力地撑持住了她苟延残喘的生命。

视线里，那棵婀娜的老青桐树下，隆起一个小小土包。土包上已长出一簇刺荆，正开着几朵惨白的小花。也许她连那样一个简陋的归宿也不会获得，如果暴尸荒野，她的毛皮将会成为人的财富。

她的眼里蓄满了伤悲。

B——2

它也真够漂亮的，浑身金黄金黄，金黄得灼灼耀目，两粒小黑豆子似的眼睛，机灵地骨碌碌打转儿。而嘴壳和两只脚爪，却是鲜红鲜红象受伤后正在汨汨流血。她最爱看的就是它的嘴和爪，在欣赏它的美时也就欣赏了自己。

还有它的歌声。

它的巢就构筑在老青桐枝桠上。她不明白为什么它也是独身。怕是它的配偶不幸而夭折了吧？也许最美丽的生命都是孤独的。它的歌声清丽圆润，含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它总是先静静地凝神远望，然后才宣泄似地爆出一串歌声，唱罢又歪着头悉心倾听山谷间那空灵的袅袅余音。

她感激邻居的歌唱。她总是悄悄从石穴探出头来，动心动肠地听。她感觉那歌唱是在与她作温柔备至的对话。有时竟不由自主地被那歌声牵引到树下，蹲下来，歪着脑袋听出了神儿，及至一曲终了，还长久地沉醉其中。她不明白哪来这亲切的感受，全没有窥视其它鸟类时肠胃里的冲动，充溢在她全身心的只是亲情与友善。

终于有一天，它从树上跳下来，先是在她的身边谨慎地蹑跼了几步，又骇怕地飞回枝头，俯首冲她不信任地喳喳两声。也许从她平和安祥的眼神里终于捕捉到了友情，这一次

它大胆地飞落在她柔软的身体上。那时她正很惬意地躺着。她一动不动，生怕惊扰了它。它在她身上发现了些寄生虫子，美美地啄食起来。她觉得舒服极了，那些可恶的虫子正使她搔痒不已呢！而更令她感动的是那种抚爱般的接触。哦，久违了，这亲切的爱抚。自从失去了母亲，在这片野性的土地上，生活，是多么艰难而又多么孤独啊！即便是族类，也因了她的华贵美丽，那些灰褐或黄褐的先生小姐们，也总是向她远远地投来满含敌意的眼光。她感受不到来自另一个生命的任何慰藉。

生活突然变得美好而充实起来。她和它成了亲密无间的邻居。为着报答那份友情，也为着自身的欢愉，在那片空旷的坡地上，她常常待它唱罢一支曲儿，便也娇憨地舞蹈起来。她发现它很欣赏地注视着她，便更觉着无尽的快活了。外出寻食，那些草木的种籽常常粘挂在身上，她再也不象往昔那样迫不及待地去抖落了，带回来树下一躺，让它也饱饱地啄食一顿。这已成为一种默契。

但这欢愉被无情地掠夺了。

那是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冰雹砸得整座山林都在呻吟。天放明后，她惊骇地发现，它已经死了，惨兮兮横尸树下，一旁是狼藉的草窝和几片纷乱的落羽。她感到不尽的悲哀，紧傍着它躺下来，鼻筒朝依然阴霾密布的天空发出凄惶的长嗥。她用爪子在树下刨了个坑儿，深深地埋下了可怜的伙伴，也深深地埋葬了她最值得忆恋的一段短暂的岁月。

天长日久，那土堆旁让她躺成了一块光光溜溜结结实实的平地。

A——3

她蓦地浑身一震。

远远的山那边，腾起一股灰黑的烟雾。天空中那朵蘑菇云，也反映出隐隐的红光。她闻着了一股刺鼻的焦味，甚至听到了一种哗哗剥剥的爆裂声。气味和骚动声越来越清晰而强烈。犹如一道流星划过漆黑的天际，她在辉煌的一刹那间突然彻悟了，在她模糊的意识之中紫回不散的、在另一世界所感知的，正是这种音调繁多充满庄严的感悟与热切的呼唤的声音，比一切更富于诱惑力和强制力地震颤着，震颤着，而她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乐于服从。她发现自己苦苦撑持等待着的正是那柱浓烟下的归宿。

一股全新的活力倏忽注入体内，她振奋地挣扎起来，摇摇晃晃走出一截，她依恋地回头看了一眼那孔还留存着她的体温的石穴。虽然那阴沉的穴口吞噬了她五个单调寂寞的春秋。

她走了，她唯一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这行蹒跚的脚印，但也许是今夜，也许是明天，风风雨雨自会将一切都冷冷地抹去。

她的生命没有延续。

B——3

春季羞怯地悄悄降临这座神秘的山林。

夜，不再是冬日那样沉着冷静了。在闪烁的寒星下面，山岭上，沟谷中，这儿那儿，悠长的呼叫声彼起此落。那些呼声真诚而热烈，如尘封的屋子骤然打开窗户急切地迎奉阳

光的拥入。山林沉浸在广大无边的激动之中。

她在这种声波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中亢奋起来。而且一阵阵穿越巫山山脉的温暖南风 and 从地心深处突破冰霜而来的热力，给她的体内注入了一种新的热忱，一种新的激情。她成熟了。她热望着投入生命的创造。这种热望来自古老的本能。所谓本能实质上是由祖先留传下来的一种经验。这经验提醒她必须在寻找中去选择、在被动中去承受、在苦痛中去再生。于是她被那些同类的呼叫声激励着，走出石穴，对着广袤的夜世界，也羞怯地轻轻叫了一声。来自生命本体的颤抖的声音使她兴奋得不能自己，终于开怀地纵情歌唱起来。这歌声如生命之波，一圈圈地扩散向登峰造极。连她自己也分辨出了，在所有的歌唱中，她的声音最嘹亮，最优美，最富于青春的激情与魅力。这个评价从唿喇唿狂热拥来的雄性的众多得到了证实。

但这歌唱渐变成了悒郁的悲声。

她和他们收获的都是失望。

那些应召而来的多情公子们，首先在心理上便顷刻间阳痿了。他们被小天使的美丽所震慑，在蓄满爱欲的雄性的眼睛里，释放出自惭形秽的怯懦。这时正是黄昏，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而宁馨，空气中充满了种种暗示性的诱惑。然而在这儿，在这面草木扶疏的山坡上，十几条兴冲冲而来准备着与情敌拼死一搏的年轻雄狐，经历了一阵近乎窒息的沉默之后，终于一个接一个耷拉着头怏怏地钻进了灌木丛，重新去寻觅门当户对的小姐或者寡妇去了，那些娘们儿还来得风骚些。还有几头强壮出众的，或蹲或立，虽不情愿贸然撤去，但同样不敢接近这个用最美丽的歌声召来他们的年轻的

小母狐。她太美了，沐浴着晚霞她的身体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她静静地伫立在那儿，高贵而从容。他们也从她的眼里感受到了她深深的失望甚而是鄙夷。他们互相瞅瞅灰褐或黄褐的平庸的皮毛，为自己，也为他们，悲哀地垂下了眼睑。而更重要的却是因了她那种拒骑士们于千里之外的孤傲和冷漠。

直至暮色更浓的时候，山坡上只剩下他还一动不动地坚守在那儿。那是一头年富力强的大灰狐。他拥有强健的四肢和颀长的腰身，鼻尖上一道雪白的弧线标志着他的机智与聪明。他似乎有些不甘心。那些风骚的娘们儿见着他没一个不动心的，他常常为那些公狐嫉妒的眼光而自豪。他尽可以在那些母性的领地上长驱直入，但面对这头情窦初开的小红狐他的脚步却是这般地难以迈出。

她有些感动。对面那位骑士是执著而勇敢的。如果她仍然伫立不动，他准会一直捱到翌日天明。长久的压抑与孤独使得温情的渴望异常地强烈，她感到浑身燥热起来，不由自主地顺顺耳朵摇摇尾巴，眼里也添了几分柔媚。这无异于一种召唤一种暗示一种鼓励。大灰狐终于缓缓地走过来了，步子是那般的审慎而狐疑，仿佛这短短几十米的距离中埋伏着千百个陷阱。她已经感受到他狂乱的心律与灼热的体温了。她是在抗拒与诱惑的矛盾之中接受了这种距离的缩短的。以致她的全身都簌簌地抖索起来。他胆怯而热烈地和她轻轻碰碰鼻子，发出几声深情的呢喃，见她并无敌意，他蹑足绕到她的身体后面去，用鼻子和舌头去作温柔的爱抚。她的灵与肉都象蓦然接通了电流，以致那处女的生命之门高度兴奋得阵阵痉挛。但这感觉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来自本能的欲

求，陌生的则是将满足这种欲求的他。她困惑地哼哼，声音模糊而含混，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含了些什么意味。她回过头，她看见他眼里的光热足以照亮整座山林。

那青春横溢的气息刺激得他呼呼哧哧地喘息起来，蓬松而坚韧的大尾巴狂舞得失去了节奏，爱火焚烧得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要爆裂，那雄性的强悍将带她奔向生命的底蕴之处，在欢乐与创造的激情之中于一个辉煌的瞬间完成伟大的杰作。他终于勇敢地爬跨上去，以作为征服者的雄性高踞一切的光荣与豪迈，在母性坚实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塔墓上矗立起生命的丰碑。

她浑身一激灵，两条后腿差点儿要瘫软下去。她再度回首，只见那两条沾有泥土和草屑荆针的灰褐的前腿，在她美丽的胴体上显得那么丑陋简直惨不忍睹。她突然升腾起一种玷污的愤怒和近乎毁灭的恐惧感。狂叫一声，她猛地窜了出去。在几十米外站定，扭转身看，可怜的大灰狐正从地上艰难地挣扎起来，那种狼狈不堪入目。她惶悚地溜烟钻进石穴，偷偷地向外窥视。她看见大灰狐悲伤地低垂下头，紧紧夹住大尾巴，趑趄着快快消失在渐浓渐酽的暮色中。

一整个夜晚，从对面尖峻的山巅，连绵不断地飘出一个拖得悠长的绝望的悲唤之声。那声音象是在冰水里浸泡了千年万载，凄冷得一钩新月瑟瑟地躲进了厚重的云絮之中；又象是从满弦的强弩硬弓上射出的支支响箭，尖锐地洞穿了山林的沉默。那颤栗中渐弱渐小的呜咽的尾音，好似一个在漩涡中挣扎的溺水者灭顶前咕噜出的最后一串水泡。风神是大慈大悲的，他屏敛了哪怕是最微弱的呼吸，唯恐因为他的传播致使一切生灵惊悸地预感到世界正濒临末日。当那哀惋之声

在最初的一缕晨曦中伴随夜色悄悄消逝，除却在石穴中谛听了一整夜的她，大灰狐从此便被这片山林的记忆永远遗忘了。

而她在以后每个春情萌动的季节，她的呼唤也永远只有山谷的回应了。她在拒绝被爱的同时也拒绝了自己的爱。虽然本能一再支使她走向繁殖期那些麋集着同类的黄昏中的山岭和沟谷，但她看到的只是一幕幕勾起她无限幽怨的残酷场景。那些未能满足情欲的雄性，向她投来一束束视若精怪的复杂莫测的眼光。甚至当着她的面丑态百出地寻欢作爱以其猥亵的挑逗来发泄对她的忿懣。只因为她不属于他和他和和，于是她便受到所有他的敌视与冷漠。原来初时那些狂热的追求只不过是掩盖卑鄙的贪欲而表演的一出拙劣而虚假的闹剧。而那些丑陋的母狐们更是不能容忍她在情场上的任何一次出现。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有松鸡打鸣的傍晚。她美丽的身体在一群同性的围攻中被深深地刺进了几十个牙痕。她们在虎豹豺狼狰狞的牙齿的淫威下素来比任何弱者都善于溜之大吉，精明与狡猾使其逃跑术更富于技巧，然而对于一个仅仅比她们美丽一些的同族姐妹，她们的牙齿却比虎豹豺狼更为凶残和充满仇恨。

每当这种委屈与悲痛的时候，她眼前总浮跃出那条执著地坚持在暮色之中健壮身影，她便禁不住要长声悠悠地呼唤，但那呼唤是永远没有回音的了。

A——4

山林仿佛在波峰浪谷中颠簸，而地心深处好似有一个强